

CHRISTIAN THIELEMANN

CHRISTINE LEMKE-MATWEY

我的瓦格纳人生

[德] 克里斯蒂安·蒂勒曼 克里斯蒂·莱姆克-马特维 著

彭茜 译

MEIN LEBEN MIT

WAGNER

非
外
借

CHRISTIAN THIELEMANN
CHRISTINE LEMKE-MATWEY

MEIN LEBEN MIT
WAGNER

我的瓦格纳人生

[德] 克里斯蒂安·蒂勒曼 克里斯蒂·莱姆克-马特维 著

彭茜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Mein Leben mit Wagner

by Christian Thielemann and Christine Lemke-Matwey

Copyright © Verlag C.H. Beck oHG, München 2016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9 Beijing Imaginist Time Cultur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瓦格纳人生 / (德) 克里斯蒂安·蒂勒曼, (德)

克里斯蒂·莱姆克 - 马特维著; 彭茜译.

—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1

ISBN 978-7-5598-1449-4

I. ①我… II. ①克… ②克… ③彭… III. ①克里斯蒂安·蒂勒曼 - 传记 IV. ① K835.165.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85069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五里店路9号 邮政编码: 541004

网址: 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张艺兵

特约策划: 雷淑容

特约编辑: 雷淑容 汤晗玮

责任编辑: 马步匀

内文制作: 陈基胜

封面设计: 彭振威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 010-64284815

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开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张: 11.375 字数: 182千字

2019年1月第1版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 59.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发行部门联系调换。

为了人与书的相遇

蒂勒曼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好的瓦格纳诠释者。他参透了瓦格纳不可思议的复杂音乐，并将其近乎完美地表现出来，带给我们音乐上的极大满足。

——乌韦·埃里克·劳芬伯格 (Uwe Eric Laufenberg)

德国拜罗伊特音乐节导演，科隆歌剧院艺术总监

蒂勒曼从指挥家独特的视角阐释了瓦格纳歌剧这个永恒的主题，学识渊博、趣味横生，为音乐家、戏剧工作者和瓦格纳爱好者深入了解瓦格纳做出了无可置疑的贡献。

——卡特琳娜·瓦格纳 (Katharina Wagner)

德国拜罗伊特音乐节艺术总监，瓦格纳家族继承人

进入古典音乐，瓦格纳是必经之路；打开瓦格纳之门，蒂勒曼是不可或缺的金钥匙。蒂勒曼作为演绎德奥音乐的大师，其对德意志文化的深入理解，以及几十年如一日对瓦格纳及其作品的演绎和研究，已然使他成为瓦格纳最杰出的解读者。

——陈平

中国国家大剧院首任院长

前言

在十五六岁之前，我听了很多古斯塔夫·马勒（Gustav Mahler, 1860—1911）和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 1813—1883）的音乐。马勒特别容易引起青少年的共鸣。然而有一天，我发现了与马勒截然相反却与瓦格纳相近的安东·布鲁克纳（Anton Bruckner, 1824—1896），这时我发觉马勒和瓦格纳不能在我的头脑里长期并存。我需要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更加肯定生命还是更加否认生命，乌托邦还是诱惑的深渊，瓦格纳还是马勒。我选择了瓦格纳（还有布鲁克纳）——虽然想听马勒的渴望仍旧会不时地悄悄浮现，但是即使再次面对选择，我仍然会一遍又一遍地选择瓦格纳。

选择瓦格纳所带来的结果，给我的艺术生涯留下了明显的印记，这正是在本书里我要谈论的主题。我曾经问自己：

为什么与瓦格纳相伴的人生是如此有意义？作为作曲家，他何以如此奇妙？在拜罗伊特节日剧院和其他歌剧院指挥瓦格纳的歌剧是什么样的感受？一次成功的演出需要哪些组成部分？瓦格纳的每一部歌剧各有什么特点，在他的宇宙中又占有什么样的地位？以及其他关于瓦格纳的更多问题。我想从职业音乐家的角度，基于我的生活，以及我的专业经验和个人经历，尽可能把这些问题回答好。

一般来说，指挥家不用书面的形式表达自己。不过，瓦格纳自己写作，充满激情且精力充沛，他通过写作寻求并发现自我；威廉·富特文格勒（Wilhelm Furtwängler, 1886—1954）从指挥家的角度写作也非常成功；塞尔吉乌·切利比达克（Sergiu Celibidache, 1912—1996）甚至写出了“音乐现象学”。米夏埃尔·吉伦（Michael Gielen, 1927—）、皮埃尔·布列兹（Pierre Boulez, 1925—2016）、丹尼尔·巴伦博伊姆（Daniel Barenboim, 1942—）和因格·麦茨马赫（Ingo Metzmacher, 1957—）都出版了有关音乐的书籍。然而一个指挥家为一位作曲家发表专著（真正意义上的专门论述）是很少见的。我想这样做的原因有两个，我已经提到了第一个：瓦格纳造就了我今天的音乐思想和情感。瓦格纳让我直面自己。这些经验并不总是充满乐趣，却对我有着巨大的影响，把我所有的感觉融为一体。这个过程使瓦格纳不同于其他也使我感觉亲切的作曲家，包括巴赫，当然还有贝多芬、布鲁克纳、理查德·施特劳斯（Richard Strauss, 1864—1949）。

第二个原因与听众有关。我想所有听瓦格纳的人和所有想要听瓦格纳的人都有了解瓦格纳创作过程（包括作曲家和作品诠释者的创作过程）的兴趣和切实需要。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奇迹或独特的事件，有大量的事情我们可以知晓、理解和阐释。我想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解释它们，来对抗一些新奇的和不准确的神话，让瓦格纳音乐的内容与其表面的呈现不至于更加混淆。关于瓦格纳的书籍已经汗牛充栋，而且在我撰写本书时（2012年），正有一大批关于瓦格纳的著作准备在作曲家诞辰二百周年时（瓦格纳生于1813年5月22日）问世。我不是音乐学家、社会学家或历史学家，而是一个音乐家。但有时我觉得自己找到了通向瓦格纳大门的钥匙。如果这本书能够帮助读者推开瓦格纳音乐世界的大门，我将非常高兴。

目 录

第 1 章 通向瓦格纳的道路 / 001

第 2 章 瓦格纳的宇宙 / 027

- 1 通向瓦格纳音乐戏剧的第一种方式 / 032
- 2 瓦格纳和他的指挥们 / 047
- 3 拜罗伊特和它的绿山 / 074
- 4 关于意识形态 / 108
- 5 一场好的演出应该是什么样? / 129
- 6 初学者的瓦格纳 / 175

第 3 章 瓦格纳的音乐戏剧 / 191

- 1 《仙女》 / 199
- 2 《禁恋，或帕勒莫的见习修女》 / 202
- 3 《黎恩济，最后的护民官》 / 207
- 4 《漂泊的荷兰人》，或意志的诅咒 / 217

5 《唐豪瑟与瓦特堡的歌唱比赛》 / 229

6 《罗恩格林》 / 244

7 《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 / 259

8 《纽伦堡的名歌手》 / 279

9 《尼伯龙根的指环》 / 295

10 《帕西法尔》 / 329

结束语 / 347

鸣谢 / 350

写给中国读者的话（代跋） / 351

第 1 章

通向瓦格纳的道路

我从父辈那里继承了对理查德·瓦格纳的热爱。我生长在一个当时算是条件不错的普通市民家庭。“条件不错”不仅是指圣诞节的时候家里会有牛至叶调味的烤鹅，更意味着家庭给了我很好的照料和管教，为我的未来提供了可靠而稳定的基础。我享受也确实需要这样的家庭生活。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教育在条件不错的市民家庭意味着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一直有音乐相伴——巴赫、贝多芬、勃拉姆斯、布鲁克纳的音乐。就我而言，伴我成长的是理查德·瓦格纳。

音乐对我来说就像桌上的食物和夏天在施拉赫腾湖（Schlachtensee）里游泳一样，从来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巴赫的清唱剧、布鲁克纳的交响曲、莫扎特和舒伯特的奏鸣曲、艺术歌曲、室内乐、歌剧咏叹调等，从一开始就通过我家收藏的大量唱片、收音机里播出的音乐会和钢琴来到我的耳边。其中最重要的途径是钢琴——我父母都弹得一手好琴。因为他们，我先学会了唱歌，然后才是说话。我母亲曾在她的日记中提起，在我大约一岁的时候，她有一次碰巧听到我在临

睡前哼唱她刚刚给我唱过的摇篮曲——当然没有唱歌词。我母亲谨慎地写道：“看来还有些音乐天赋。”

我们全家都热爱音乐。我的父亲有固定音高（并遗传给了我）。从他的父亲——我的祖父开始，我们家就有很多与音乐有关的故事。我的祖父是糕点师，经营着一家糖果店，从莱比锡搬到柏林后很快就取得了生意上的成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被征召进菩提树下大街歌剧院（Hofoper Unter den Linden）担任布景搬运工，当时剧院的艺术总监是理查德·施特劳斯。工作完成后，其他的舞美工人都回家了，我的祖父还站在走廊上陶醉在音乐中。《纽伦堡的名歌手》（*Die Meistersinger von Nürnberg*）是他最喜爱的歌剧之一，这一点也通过我父亲传给了我。但是我用了很长时间才喜欢上它。起初，十二三岁的时候，我觉得第三幕无聊得要死：这些节日草坪上的繁文缛节真烦人，还有愚蠢的名歌手没完没了地唱！我这样的想法让父亲很生气。可惜他在我二十六岁时就去世了，没能看到后来我对瓦格纳这唯一的一部喜歌剧产生了特别的热爱。他去世的那天晚上我正在杜塞尔多夫指挥斯美塔那（Bedrich Smetana, 1824—1884）的《被出卖的新娘》（*Verkaufte Braut*）。至今我还保留着我父亲学琴时用的一架老博兰斯勒（Blüthner）钢琴，这架钢琴背后有着跌宕起伏的历史。

幸运的是，我的音乐才能很早就被发现。我上钢琴和小提琴课，也听了很多音乐会。我父母有柏林爱乐乐团的季票，至今我还记得邻座同情地拍拍我说道：“这可怜的孩子又得

耐心地坐在这儿！”我一定是现场唯一的小孩，人们不明白一个小脸通红的五岁男孩怎么能满心期待地坐在椅子边上倾听乐团演奏的贝多芬。但我就是想要坐在那里。我不想和我的东普鲁士保姆一起待在家里，我想听管弦乐。音乐的闪烁色彩，音乐的潮起潮落，让人迷失自我又重新发现自我。顺便说一句，无论是谁站在指挥台上，我当时都觉得那是一个相当可笑的人物。这是一个什么角色？我想知道他为什么握紧拳头，像犯了病似的手舞足蹈。在看到卡拉扬以后，我才逐渐意识到指挥可以与整场音乐会有机形成一体，甚至很美。

从一开始我就喜爱盛大的音乐胜过拘谨简约的音乐。我想要大编制的乐团，完整的管弦乐音响。至今我都没有听够理查德·施特劳斯的《英雄生涯》(Ein Heldenleben)中的极强段落。同样，我一直对慢乐章更加着迷，喜爱它们胜过那些快速活泼的段落。我想，快很容易，谁都能指挥。慢的部分才是难点，因为慢的部分需要你用自己的想法和理念、色彩和细节来填充。正因为如此，我从练小提琴转到练中提琴只是时间问题，中提琴的音色更加温暖幽暗，有着天鹅绒般的特质。同样，我也想从钢琴转到管风琴。圣诞前夜，我们通常去柏林汉莎区(Hansa-viertel)的弗里德里希大帝纪念教堂(Kaiser-Friedrich-Gedachtnis-Kirche)听管风琴弥撒。彼得·施瓦茨(Peter Schwarz)演奏巴赫的《键盘练习曲》(Clavierübung)第三卷，从美妙的降E大调前奏曲开始，然后是象征圣父、圣子、圣灵的三声部赋格。管风琴轰鸣的声音让我觉得非常幸福，这才是圣诞节的感觉。

在我看来，巴赫是一个巨大的宝藏，他纪念碑一般的内在力量深深地吸引了我。

在十一岁的时候，我曾偷偷地尝试自学管风琴。具体地说，是施拉赫腾湖圣约翰教堂（Johaneskirche）的管理员帮我打开教堂门，让我在他们的管风琴上练习众赞歌前奏曲——当然没有弹奏成功。管风琴键盘不同，踏板不同，需要手脚协调，我哪一样都搞不定。不过，我确实注意到，演奏管风琴时在键盘上的指法不能和演奏钢琴时一样。最后正是这一点泄露了我的秘密。我的钢琴老师，柏林爱乐乐团的长笛手弗里茨·德姆勒（Fritz Demmler）的太太，对我的钢琴演奏技巧越来越不满意。有一天，她突然叫了起来：“你该不是在弹管风琴吧？”我的管风琴演奏生涯就这样结束了。我的父母非常坚决地禁止我再弹管风琴，我不得不为我对音色的无限幻想寻找一个新的出口。我很快就找到了：管弦乐团，其实它近在咫尺，唾手可得。我还发现了我想要成为指挥的愿望，发现了理查德·瓦格纳的音乐。我也不知道我是先发现了瓦格纳的音乐还是先发现了成为指挥的愿望，在我的记忆中，它们是密切相关的。直到今天，只要谈到瓦格纳乐队——如果我们确实要谈论瓦格纳乐队的话，我就会想到管风琴的音栓。

在音乐上没有人要求我的成绩，也没有人鼓励我。我的祖母总是说：“出去吧，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这天气多可爱啊！”可是我对可爱的天气不感兴趣，我就是想要练琴，一

直练到晚上六点。只是因为户外有太阳照耀我就应该停止练琴？这简直荒唐。我的太阳、我的幸福和我的满足都在巴赫的《平均律钢琴曲集》（*Wohltemperiertes Klavier*）里面。我感觉这才是我的道路。对于我来说，从来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替代音乐，我也从来没有过做任何其他事情的愿望。

如果说聆听瓦格纳对我有哪些影响，必须说它使我更加倾向于自我封闭。一方面，我听了很多瓦格纳的音乐：早在1966年，我还非常小的时候，就听了卡拉扬指挥的《女武神》（*Die Walküre*）。我第一次听《罗恩格林》（*Lohengrin*）是在柏林德意志歌剧院，维兰德·瓦格纳（Wieland Wagner, 1917—1966）的旧制作。有趣的巧合是，我后来作为歌剧指导还排练过这个版本。每次听完瓦格纳的作品我都感觉疲惫不堪。当我听到奥特鲁德和特拉蒙德在《罗恩格林》第二幕中昏暗的舞台上高唱“起来，我耻辱的伴侣！”的时候，虽然还不能完全明白这一段的意义，却激动得好几天都喘不过气来。另一方面，我的家人常常谈论瓦格纳，他们谈到瓦格纳时所用的独特语气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与他们对海顿、威尔第、德彪西的反应完全不同，我父母谈到瓦格纳时总是充满崇拜和敬畏。他们当然也欣赏海顿和威尔第，但我觉得瓦格纳一定有什么特别之处，这让我充满好奇。瓦格纳被打上了少儿不宜的神秘标签，这使他吸引力倍增。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们都对我说：“你听《特里斯坦》（*Tristan*）还太年轻，我们过些日子再给你听《帕西法尔》（*Pasifal*）。”当我十三四岁终于听到这两部歌